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萨满文化丛书

主编◎文日焕

满族萨满神歌研究

MANZU SAMANSHENGE YANJIU

赵志忠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萨满文化丛书

主编◎文日焕

1207.921

2

[20.1.1.24
2

满族萨满神歌研究

MANZU SAMANSHENGE YANJIU

赵志忠 ◎ 著

民族出版社

后 记

经过几年的努力，本课题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是否完美，只能让专家、读者们去评说了。完成一个课题，对我来说似乎并不算太难。但大量的满文资料搜集、整理与田野调查却花费了我大部分时间，尤其是那些像天书一样的汉文记满语音的萨满神歌，整天翻来翻去，查来查去，屡费周折，好在最后终于翻译出来了。由于时间久远、记音不准及本人水平有限等原因，个别神歌的译文翻译得不是十分准确。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起见，本书所用满文均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转写形式。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本人对满族萨满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神歌在满族萨满文化中的地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令人欣慰的是，本课题的副产品《中国萨满教》、《满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合著）《吉林九台东哈满族石姓萨满口述史》（合著）等书，已经初步完成，即将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郎樱老师、宋和平老师，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富育光老师，他们在课题选择、论证、参考资料提供等方面给予了指导与帮助。

作 者

2009年12月27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萨满文化圈	1
第二节 中国萨满文化	13
第三节 满族与萨满文化	28
第二章 萨满仪式与神歌	46
第一节 宫廷祭祀与神歌	46
第二节 王府祭祀与神歌	59
第三节 民间祭祀与神歌	69
第三章 萨满神歌的内容	91
第一节 家祭神歌	92
第二节 野祭神歌	123
第四章 萨满神歌的形式	140
第一节 语言形式	140
第二节 萨满神歌的程式	170
第五章 萨满神歌的韵律	199
第一节 元音和谐	199
第二节 头 韵	202
第三节 中 韵	209
第四节 尾 韵	213

第六章 萨满神歌与原始艺术	220
第一节 原始的诗歌	220
第二节 原始的音乐	244
第三节 原始的舞蹈	259
附 录	262
一、黑龙江宁安关氏《吉林宁古塔等处郭宸瓜尔佳氏旗族 佛满洲祭祀学萨玛程序规则》	262
二、乾隆十二年《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的神歌	274
三、乾隆三十六年舒舒觉罗《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 中的神歌	282
四、《吉林九台佛满族石克武力氏萨满祭祀神本》中的神歌	310
参考书目	327
后 记	330

第一章 绪 论

萨满教（Shamanism）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萨满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世界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一直有着萨满信仰的传统，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萨满文化遗存。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是中国萨满教信仰的主体和保存者。满族及其先人一直笃信萨满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萨满教。

第一节 萨满文化圈

萨满教及其文化圈的界定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难题。几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外学者通过对世界各地萨满教的调查研究，对萨满教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对上述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对于萨满教及其文化圈的界定，各国学者历来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广义的观点和狭义的观点。

一、萨满教的定义

人们在理解萨满教文化圈、萨满教中心的时候，往往有不同的见解。这不仅因为人们的国籍不同、视角不同，而且在理解什么是萨满教时也有所不同。那么，到底什么是萨满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也有必要加以说明，只有明确了萨满教的概念，才能够深刻认识萨满教，划分好萨满教文化圈。中外学者对萨满教的认识也有不同的看法。

《苏联大百科全书》（1957年，第二版）中将萨满教的特点概括为：

1. 特殊的人物——萨满，这一般是一些善于使自己进入特殊昏迷状态的专职人员；

2. 特殊的宗教活动仪式——“行巫术”。巫术实际是造作地引起神经上的歇斯底里发作和萨满与精灵“交往”的方式，在行巫术时，被认为精灵附在了萨满身上或萨满的灵魂去到精灵世界。巫术的特征就在于萨满本人在进入昏迷状态的同时，用跳舞唱歌、敲击铃鼓等手段对观众施催眠术。萨满行巫术医治疾病、保证渔猎丰收等等，完成这些仪式通常是有报酬的；

3. 萨满教的法器，通常有带槌的铃鼓、神杖，特殊的神衣、神帽、围腰等。在萨满教徒的心目中，这些物品是神物，也是萨满从心理上感化周围人的工具；

4. 萨满教信仰的各种精灵中，通常有一主要精灵，他是萨满的庇护神，注定要为萨满献身。还有一些为萨满效劳的辅助神以及萨满与之搏斗的恶神。^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版）以19世纪北亚萨满教作为典型，认为萨满教的特点如下：

1. 萨满是一个“专家”（男人或女人），被社会认为能直接与超世界交往，因而有能力为人治病和占卜。此种人被认为在与精灵世界交往上对社会有很大用处。

2. 这种人物有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点：神经衰弱，癫痫，或有某些小缺陷（如六指、比常人牙齿多等）。有一个直觉的、敏感的、易变的性格。

3. 他被相信具有一个或一群主动的神灵作为助手，并可能有一个被动的守护神灵，此种神灵表现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异性——可能作为一个性生活的伴侣。

^① 参见于锦绣等译：《国外大百科全书“萨满教”辞条选》，载《世界宗教资料》，1983（3）。

4. 萨满的异常能力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作用，被认为这是由于他是为“神灵所选中”的缘故，虽然一个被选中的人——常常是青少年——可能抗拒神灵的挑选，甚至达数年之久。神灵以病魔折磨他，制服他的反抗，迫使他这个候补者必须接受使命。

5. 萨满的引进（授职）依照信仰体系，可以通过偶遇一个超自然的同等人（梦幻所见到者）或一个现实的同等人（萨满）而实现，或者先后遇到二者。当候补者如死一般睡着的时候，处于一个变化状态，身体被另一世界的神灵切成碎片，或者受到类似的考验。切碎他身体的原因，看看他是否比常人有更多的骨头。此人醒来后，象征性地引进仪式——爬“世界树”，则偶尔举行。

6. 等到萨满能自行昏迷时，即被相信能够与神灵直接交往。其方式是：或由其灵魂离开形体去到精灵世界，或作为精灵的喉舌，像个中间人。

7. 萨满教最显著的特点是两个萨满作动物状的决斗，此种动物常常是驯鹿或有角的牛。这种决斗很少有确定的目的，倒像是萨满被迫进行的一种功业。决斗的结果意味着胜者得福，而败者毁灭。

8. 在进入昏迷状态（“下神”）时或者在神秘的决斗中，使用一些实物（法器），如鼓、鼓槌、帽子、大衣、金属响器、杖等（这些道具的特殊材料和形状，对识别萨满的类型和种类，探索其发展很有用处）。

9. 独特的民间故事说唱和萨满歌已经产生，表现为依照传统的诱唤声和模仿动物叫声格调的即兴形式。^①

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认为：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因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的巫师称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一般认为人有三个性能不同的灵魂。如赫哲族人认为人有‘生命魂’、‘思想魂’和‘转生魂’等。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

^① 参见于锦绣等译：《国外大百科全书“萨满教”辞条选》，载《世界宗教资料》，1983（3）。

上界为天上，神灵所居；中界为人间，人类所居；下界为阴间，鬼魔和祖先神所居。”“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神灵赐福，鬼魔布祸；氏族萨满神为保护族人，特在氏族内选派自己的代理人和化身——萨满，并赋予特殊品格以通神，为本族消灾求福。有全氏族参加的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①

中外学者对萨满教的认识虽然还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主要观点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为了更好地认识萨满教，我们不妨将萨满教的特征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1. 萨满教是一种多神的原始宗教信仰，大约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2. 萨满教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主要内容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3. 萨满是萨满教的核心，他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并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服饰与神器，并以神鼓（手鼓）、腰铃、神镜及神帽为主要特征。
4. “灵魂附体”、“过阴”等仪式是萨满教信仰的主要仪式。
5. 萨满仪式——跳神是诗、歌、舞一体的原始艺术形式，即由神歌歌词、神歌音乐、萨满舞蹈组成。

这些基本特征和原则，既区别于现代宗教，又区别于其他原始宗教，并且还可以以此作为划分萨满教文化圈的标准。

二、文化圈的界定

广义的萨满教文化圈观点认为，萨满教是广泛的原始宗教信仰，历史上的巫也是萨满教。萨满教文化圈应该包括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北欧及西伯利亚，美洲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屿、马来半岛的一些土著。这个文化圈把除了非洲以外的地域，基本上划入了萨满教的范围。

美国学者米尔奇·伊利亚德认为：“萨满教是由先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旅行探险者开始记录描述的。后来，类似的巫术宗教现象

^①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陆续发现于南北美洲、印度尼西亚、大洋洲以及其他地区。”“彝族和印度支那梅亚人的萨满还举行‘上刀梯’的仪式，象征他们能升入天国。居住在中国西南部属藏缅语系的纳西族摩梭人有大量的萨满教表征和仪式：升入天国，护送亡魂，等等。在中国，‘神飞’或‘灵魂周游’以及其他许多昏迷舞蹈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萨满教结构。”^①

我国学者莫东寅先生在其《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一文中也持有这一观点，他说：“在中国，原始宗教的巫，也是萨满教；而且不仅限于汉族、蒙古的黑教，回民的毛拉，保保（即彝族）的毕摩，苗人的鬼师、瑶人畚民的鬼师，都是萨满教的遗迹。”^②这样一来，就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给等同了。

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于1922年来到中国云南丽江，对我国纳西人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考察，并著有《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③等著作。他对于纳西人的宗教信仰东巴教有一定的研究，但他也把东巴教称作萨满教，在他所拍摄的东巴仪式照片上明显地写着 Shamanism（萨满教）的字样。

这种广义的观点给人一种包罗万象之感，似乎所有的原始信仰，包括巫及巫术在内都纳入了它的范围。这样，萨满教就近乎于世界各国都具有的原始宗教信仰了，与现实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狭义的萨满教文化圈观点认为，萨满教是原始宗教信仰之一，它的信仰地域主要集中在世界的北半球。萨满教文化圈应该包括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北欧北部，西伯利亚及美洲印第安人。这一观点与广义观点的区别在于，它排除了巫教以及其他一些原始宗教信仰。

中国东北、西北部是萨满教信仰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的阿尔泰

① [美] 米尔奇·伊利亚德：《萨满教总论》，见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二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②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③ [美] 约瑟夫·洛克著，刘宗岳等译：《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语系诸民族，从古至今一直信仰萨满教。从古代民族，如肃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直到现代民族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大约近二十个民族都有萨满教的信仰，其地域包括中国西北部、内蒙古以及广大东北地区。

北欧北部主要是指北极圈以内的部分地区和格陵兰岛。生活在这一地区主要为爱斯基摩人、拉普族、芬兰族、格陵兰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欧洲中部的匈牙利人也有萨满教的信仰。他们对于萨满教的研究亦有突出的成绩，其国亦被认为是欧洲萨满教研究的中心。大部分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来自遥远的东方。一位匈牙利学者说：“我知道匈牙利人不属于欧洲民族。我们有许多同亚洲人相同的东西。我们同亚洲人，尤其是同蒙古人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她还举出了许多例证，都有崇尚马的文化，都有信仰萨满教的传统等。“在匈牙利的城市里，佛教的寺庙、神秘的萨满教、叙事诗歌和传统的医疗方法随处可见”^①。

西伯利亚地区气候寒冷，条件艰苦，人烟稀少。据1959年调查统计，在当时的苏联境内有26个小民族，共128 000人左右。他们分别是西伯利亚东北角的楚克奇人，约11700人；白令海沿岸的爱斯基摩人，约1292人；与楚克奇人相邻的科里亚克人，约7434人；堪察加半岛西海岸的伊捷尔缅人（堪察加人），约985人；堪察加州科曼多尔群岛的阿留申人，约400人；在黑龙江沿岸和库页岛地区，有纳乃人约8000人，乌尔奇人约2049人，尼夫赫人约3700人，涅吉达尔人约400人，乌德盖人约1400人，奥罗奇人约400人，奥罗克人约400人，尤卡吉尔人约415人，楚万人约700人，埃文人约9100人，埃文克人约24700人，多尔甘人约3870人；生活在叶尼塞河、麦津河中间地带的涅涅茨人，约23000人；苏联最北面的民族恩加纳桑人，约700人；叶尼塞河下游的埃涅茨人，约300人；此外还有谢尔库人约3800人，克特人约100人，汉特人约19410人，曼西人6449人，萨阿姆人1800

^① [美] 约翰·波姆佛利特撰文，志忠译：《渴望寻根》，载《华盛顿邮报》，1995年2月6日。

人，托法拉拉人约 400 人。^① 这些民族大部分靠近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并且在历史上与中国许多民族有联系。

美洲印第安人是美洲这块土地上的原住居民，现在仍然有 4000 多万人。^② 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及奇布查文化，但他们在信仰方面仍然保留有萨满教文化的特点。

此外，朝鲜半岛的朝鲜族，日本列岛的最古老的居民阿伊努人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居民，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也有萨满教的信仰。

这种狭义的萨满教文化圈的观点比较符合萨满教信仰的实际情况，也为大多数研究萨满教的学者所接受。这个文化圈的地域也比较广阔，横跨欧亚，远至美洲，其人口在几千万以上。

三、中国是萨满文化圈的中心

一般来说，一种地域文化既然有文化圈，就应该有文化中心。萨满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文化圈既然已经确定，其文化中心也应该可以确定。我们认为，中国的萨满教信仰历史悠久，部分古代民族还和现代民族都有信仰萨满教的传统；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萨满教信仰的根基；“萨满”一词来自中国的女真语。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萨满文化圈的中心。其理由如下：

1. 中国是世界上记载和研究萨满教最早的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的《二十五史》中，从第一部编年史《史记》到最后一部史书《清史稿》，几乎都有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记载。

《晋书》中说：肃慎人“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

^① 参见 [苏] B. N. 瓦西里耶夫等：《苏联北方的二十六个小民族》，载《民族译丛》，1979 (2)。

^② 参见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大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①。

《后汉书》中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②

古代朝鲜人：“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③

辽代契丹人有祭天、祭祖、祭火神等仪式。据《辽史》记载：“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之。巫及大巫次赞祝火神讫阁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④

金代女真人时期，中国的萨满教比较完整。女真人亦有祭天之礼，据《金史》记载：“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⑤

元代蒙古人的萨满祭祀，在《元史》中亦有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湏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⑥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了古代肃慎人的灵魂不死观念、匈奴人的祭天神仪式、古代朝鲜人的事鬼神活动、辽代契丹人的祭祀火神的场面、金代女真人的告祭天地祭仪以及蒙古人祭祖仪礼。严格地讲，所有这些祭祀及仪式都应该属于萨满教的范畴。而其中出现的巫、大巫、巫祝等祭师，实际上就是萨满教中的萨满。

①（唐）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见《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②（宋）范晔撰：《后汉书》，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③ 同②

④（元）脱脱等修：《辽史》，见《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⑤（元）脱脱等修：《金史》，见《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⑥（明）宋濂等修：《元史》，见《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清代乾隆年间刊行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系统记载与论述萨满教的著作。这本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满族历史上所信仰的萨满教，包括各种祭祀规则、各种神祇以及一系列神歌等，在中外萨满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萨满”一词出自我国的女真语

12世纪中叶，宋代学者徐梦莘在其《三朝北盟汇编》^①中，第一次记录了女真语“珊蛮”（saman）一词，成为中外萨满教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个记录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的、毫无争议的“萨满”一词的记录。在清代，“萨满”一词使用得相当广泛，许多学者将其记录成“萨满”、“萨玛”、“萨麻”等，其实都是女真语或后来的满语saman一词的音记。乾隆年间出版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②中就用了满语saman一词，尽管后来译成汉文时写成“司祝”。

清嘉庆年间，西清在其《黑龙江外记》^③中，称达斡尔跳神萨满为“萨玛”。光绪年间，曹廷杰在其《西伯利亚东偏纪要》^④中，将黑斤（即赫哲人）的萨满记作“叉妈”。

民国年间，凌纯声在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⑤中，将赫哲族的萨满记作“萨满”，与我们今天记录的用字一样。

从萨满一词的来源及其应用来看，它是北方民族语无疑，绝不是汉语，更不是外国语。众所周知，西方人知道萨满和萨满教是比较晚的。萨满一词传入西方大约是在18世纪。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沙皇彼得大帝派往中国的使节团中，有两位荷兰人——伊布兰特·伊代斯和亚当·布兰特。在他们撰写的中国旅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一词介绍到欧洲。此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第三卷。

②（清）允禄等编：《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清乾隆殿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满文本。

③（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见“辽沈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

⑤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京。

后国际上才知道，在中国北方存在着一种原始的信仰，并把它称之为“Shamanism（萨满教）”。从此，国际上就通用了“萨满教”这一词，成为一个专用术语。^①后来，许多俄罗斯学者踏上了西伯利亚的土地，对当地的萨满教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日本学者又对我国的东北、内蒙古等地的萨满教进行了考察，使世界对于萨满教有了较深的认识。^②

3. 从地域上看，中国正处于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

中国的东北、西北部广大地区在历史上是东北亚最发达的地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民族，如鲜卑、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地方政权和国家政权。元代的势力范围甚至达到了欧洲大陆，清代的势力范围也达到了西伯利亚。作为统治民族，作为具有高度发达封建文化的拥有者，他们的文化向四面辐射，影响到其他民族是极其正常的。而其中的萨满文化，也会同其他文化一起影响到周边的民族。

西伯利亚地区，历来被认为是萨满教保留较好的地区。但最早涉足这个地区的人，并不是俄国人，而是中国人。因为，在俄国人知道这个地区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还只局限于欧洲。俄国人真正涉足西伯利亚是从17世纪开始的。

据史书记载，自古以来中国北方的许多民族，比如肃慎、突厥、蒙古、契丹、满等，就居住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以及库页岛一带，贝加尔湖是中国的“内湖”，黑龙江也不过是中国的“内河”。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的鄂伦春人在17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居住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北、西起石勒喀河、东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他们与这一带的鄂温克族人、赫哲族人、满族人友好相处，并与达斡尔人、汉人以及库叶岛上的阿伊努人（虾夷）等频繁交往。^③

我国的达斡尔族在12世纪以后，从西拉沐伦河、洮儿河一带北迁

① 参见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② 参见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③ 参见秋浦主编：《鄂伦春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至黑龙江流域，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精奇里江（结雅河）、牛满江（布里雅河）的广大地区。在沙皇俄国时期的文献中记载，这一带被称为“达斡尔地区”。即使是今天，在我国的满洲里至俄罗斯境内的赤塔之间还保留有“达斡尔里亚”火车站的站名。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3卷中，还有“达斡尔里亚”的辞条：“一个历史地理名称，在外贝加尔湖的东边，一部分在黑龙江流域（至17世纪为止），一直伸展到石勒河、额尔古纳河、结雅河、布里雅河和部分松花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这一区域的名称来自达斡尔族。因为那时候他们即住在西达雅布罗诺威岭以东的地区。”^① 17世纪中叶，达斡尔人同沙俄武装入侵者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为保卫我国东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达斡尔人受命于清王朝，南迁于嫩江流域，并且世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

库页岛历来属于中国领土，只是在1840年以后才被沙皇俄国占领。在库页岛上世代生息的费雅喀、鄂伦春、库页等民族，也属于我国北方民族的一部分。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1年）编著的《皇清职贡图》中说：“库野（页）居东海岛之雅丹达里堪等处。”“土语谓之库野话，岁进貂皮。”“费雅喀在松花江极东，沿海岛散处，以渔猎为生。男女俱衣犬皮，夏日则用鱼皮为之。性悍好斗，出入常持兵刃。岁进貂皮。”^② 19世纪中叶，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人有2679人，共140户，居住在39个村屯中。此外，在鄂霍茨克海盼精湾海岸有15个村屯，在堪察加半岛西北岸有6个村屯，俄留土尔湾海岸有9个村屯。据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统计，当时在巴兰、乌喀、俄留土尔等屯还有2500人，其中1750人游牧于北纬56度的堪察加半岛上。^③ 也就是说，在俄国人占领库页岛及其海域之前，我国的北方民族已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他们的足迹甚至到达了堪察加半岛、阿

① 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② （清）傅恒等编著：《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

③ 参见吕光天、古清尧编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民族与中原关系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留申群岛。^①

今天，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西伯利亚民族，与我国的一些民族是同一民族。布里亚特人就是中国的蒙古人，纳乃人就是中国的赫哲人，埃文克人就是中国的鄂伦春人。此外，乌德盖人、埃文人、奥罗克人、爱斯基摩人等，都与我国北方民族在语言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洲印第安人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赞成“白令海峡”说^②，即印第安人是在大约 1.5 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亚洲人。一些专家的研究表明，印第安人属蒙古人种，其语言文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有一定的联系。而其中萨满教的信仰就是与中国北方民族最为相同的特点。很有可能，印第安人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的同时，也把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带了过去，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如果“白令海峡说”成立，那么，中国北方民族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就相当密切了，其语言文化也应该接近。毫无疑问，萨满教文化是从亚洲带过去的一种传统的宗教文化。

4. 中国北方民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萨满教

在中国东北、西北部仍然有十多个民族，大约两千万人，保留着萨满教的信仰，或者留有一些萨满教的残余。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无法相比的，被称作萨满教基地的西伯利亚也不例外。突厥语民族虽然在历史上改信了伊斯兰教，蒙古语民族虽然也改信了藏传佛教，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历史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萨满文化的影子。在满-通古斯语民族中，萨满教的信仰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赫哲族、满族以及朝鲜族中，萨满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祭祖、祭神、续家谱等活动仍在继续。

① 参见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② Oliver Lafarge: *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Crown Publishers, INL New York, NY 1956。